

Jiang Feng works
collection

蒋峰

6

作品

为他准备
的谋杀

告诉我，
个人活在这个冰冷世界。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北岳文艺出版社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Jiang Feng w
collection

蒋峰

作品

他准备
保杀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BEIYUE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为他准备的谋杀 / 蒋峰著. —太原: 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5.1

(蒋峰作品典藏系列)

ISBN 978-7-5378-4278-5

I. ①为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77051号

书 名 为他准备的谋杀

著 者 蒋 峰

责任编辑 刘文飞

装帧设计 Hanyin

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北岳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

邮 编 030012

电 话 0351-5628696 (太原发行部)

010-57427288 (北京发行部)

0351-5628688 (总编办)

传 真 0351-5628680 010-57571328

网 址 <http://www.bywy.com>

经 销 商 新华书店

E - mail bywycbs@163.com

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9

字 数 214千字
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

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378-4278-5

定 价 32.80元



—— 蒋峰小说典藏

序 我为什么还要写作

二〇一二年春天我在南京，有天下午去一家书店避雨。很小一张门面，要弯着腰下几级台阶才能进去，里面几乎没有灯，所有的书都零散地堆在地上，我要跟跳房子一样找地儿下脚。书架上反而没几本书，仿佛从书架到书垛是条单行道，读者把书从架上拽下来，翻几页扔在书垛上，老板就懒得把它们再一一塞回去了。我以为挑不出什么，可在雨停之前还是找到两本书准备结账，一本是梁实秋的集子，他是我在写作文的年纪就喜欢的作家；另一本是我朋友的旧作，以前见到他都是假装看过这本书，读一读让自己别那么心虚。诡异的事情在结账时发生了，我拿到门口问老板多少钱。他一脸茫然，皱眉看着我。我知道这种小书店价钱不定，有些是全价，大部分会打折，具体的折扣要看出版的年份和版次，甚至要考虑那年代的物价，这是个复杂的换算。他把两本书放到公平秤上，告诉我一斤二两，算我七块。我没明白，问他怎么算的。好像我在怀疑他的业界良心，他让我再看秤，指着上面的数字大声说：“六块一斤，十元两斤。”

这是让每个写作者都会心碎的一句话。我去过很多城市、很多书

店，我从没想过会在这里问出菜市场一样的口令——这书怎么卖的，多少钱一斤？而事实上，菜市场也很难找着比十元两斤更便宜的东西。猪肉十五元一斤，牛羊肉三十元一斤，香蕉苹果也不止这个价。真的，每个字要写多重才能生存？

我十四岁立志当作家，十八岁开始写作，小时候以为作家可以有很多种活法，像歌德那样高光，像卡夫卡那样阴暗，像拜伦那样多情，像福楼拜那样孤独，像格林那样居无定所，像厄普代克那样足不出户。他们都写过好书，都曾激励我前行，可我从来不敢想象，有一天这些大师的作品就像牛羊肉那样滴着血，放在秤上论斤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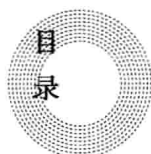
对文学而言，这是最糟糕的时代，视听艺术更快捷、更准确地替代了文字阅读；人均每年读书不到五本，其中还算上中小学生的二十本教材；图书出版每年以百分之五十的速度向下递减；近十年的研讨会都在讨论文学是否已死，或是还有多久会死；那些剩下的作家，仿佛邪教成员一般稀少而古怪。这种种的一切让我在三十岁的时候开始质疑：最初的梦想是不是一个死胡同？十五年前王小波就自问《我为什么要写作》，他说他要做那个反熵的人，他认为他有文学才能，他要做这件事。他提醒过我们做这件事有多苦，只是他说没有那么苦，而且十五年后会更苦。

我于二〇〇四年出版第一本书，到现在正好十年，陆续出版几本长篇。或好或坏，但我一直在努力。有过一些吹捧之辞，说我如何坚持，如何有实力、有潜力，早晚成大器。这些恳请不要再讲，听来说起来

都像是酒醉之后的失败之音。说多了没意思，我肯定往前走。也有人劝我做些富贵事，反问我，继续写作有意义吗？难道写得过博尔赫斯吗？说这话的是前辈，我担心是好意，所以没翻脸离席。我想回答他，首先，我也不知道我下一部作品能不能写得过博尔赫斯，他站得再高也没挡着我的路；再说，就算写不过，就算一万个写作者才能顶出一个博尔赫斯，我起码可以为九千九百九十九个白骨贡献一个单位，不要那么怀疑地看着我，我没粉饰自己，总要有人做白骨。

这十年所有审判文学的研讨会我都没参加，我不相信文学会死，我不相信我的梦想是一个死胡同。没有理由，我必须信，因为只有相信这些，我才有力气干好这件事。也许这些可以解释，我为什么还要写作。这是文学最坏的时代，但也是最需要我们的时代，要是文学哪天真的守不住了，那我就做一个文学守陵人，告诉来往的后人，文学曾经葬在这里。

二〇一四年五月



CHAPTER 1

在谋杀 1

CHAPTER 2

在审讯 45

CHAPTER 3

在逃亡 81

CHAPTER 4

在路上 137

CHAPTER 5

在结案 199



创作谈 273

在
谋
杀

CHAPTER I

我去年十一月特别想杀人，因为懦弱迟迟没有动手。三个星期之后的一次意外让我被摘掉警徽、下了枪，杀人计划不得不延迟，那个人活得比我还好。

我没做错任何事，星期三夜里十一点十四分我在执勤，行至尚志大街路口还有三十四秒的红灯，三十秒、二十九秒、二十八秒，我叼住一支烟准备掏打火机的时刻，有人差点把我撞死在车里。

一辆捷达在绿灯来临前对我追了尾，他喝了不少酒，感觉像刚从浴缸里洗完澡出来。事情本应很简单，我也做过交警，测下肇事者的酒精含量，每一百毫升超过二十毫克就扔进拘留所，要是超过八十毫克，就应该到监狱体验两年。因为被追尾的是警车，现场需要稽查协查。我下车坐到马路边无精打采地看着他们忙，点不了烟，打火机在车里爆掉了。计划搞砸，我很累，那段时间并不顺，各种烦心事，东想西想我睡了一会儿。

车拖走后过来一个稽查，自我介绍说叫高文，说了一堆“都是同行，相互理解”的场面话。我看着他的嘴型，没应声。他问我几个程序问题，我说我八点值班，到三点，这时间是出来透口气。他开始警觉，要我再讲一遍。我没回答他，只是盯着他。他俯下身，问我的警号是多少。不用告诉他，他带着资料来的——欧阳楠，警号65707。他像条狗一样在我面前闻了闻，握紧拳头振奋一下自己，指着后车的醉鬼说：“你喝的比他还多！”

稽查喜欢揪警察，因一般的罪抓路人没油水，如果是我们，但凡酒驾，马上扒皮，永久离职，为了铁饭碗，没办法，不惜一切疏通关系。

他递给我一张名片，高君，国华汽修厂总经理。

“这是谁？”我接过来。

他举起食指在我面前晃晃，说：“我保证明天就让你扒皮，以后有困难的话，给这个打电话。”

他拍拍衣摆，站起来，照着警官证抄下我的姓名、分局，转身让两个稽查带我去测试。我对那一天的印象到此为止。

2

第二天我应该轮休，昨晚怎么进的家门我都想不起来了。我宿醉未醒，张队的几个电话我都没接。十点钟他带着稽查高文敲开了我的房门。开门时我呢子大衣里面只穿着平角短裤。张队解释本来想通知我的，打过我电话。我翻开手机看看，四个他的未接来电。我笑着说：“你随时可以来。”然后指着高文讲：“可是这位好像就不方便了。”

高文丝毫没被影响，站在门外出示证件问我是不是欧阳楠。我挡在门前瞪他，说：“我们昨天不是见过了吗？”他点点头，在楼道里跺跺脚。张队摇摇头，让我先开门，放他们进来。

他们在沙发上坐下，我去换身衣服再回来时，高文已经打开笔记本，问我：“你们家几口人？”

“四个。”

“家庭成员？”

“忘了。”我侧身对张队说，“你饿吗？我去弄点吃的。”

“能看下户口吗？”

张队挠挠头发，劝我：“配合一下吧。”

我看看张队，又打量着高文。他与我对视，我也不清楚自己要什么，一个恳求的眼神？不可能。我低头苦笑说：“我找找看。”我记着户口被我妈放进阁楼哪个箱子里。我做警察后就再没人来我家查过户口，上次用这个还是我和我老婆领证的时候，一年半以前。

翻到后我从楼梯上扔给高文，他接过来吹吹户口本上的灰，打开翻看，向我核对：“王天明是谁？”

“户主。”我回答他。

“上面有写，我问你他是谁。”

“我母亲的丈夫！可以了吧？”

“不好意思。”他说，“你们不是一个姓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也没随我姓。”

我能感觉张队在偷笑。

高文抬头盯着我说：“我希望你严肃。你生父的状况如何？”

“不知道，好长时间没给我托梦了。”

“死了？”

“我说，”我有点生气了，“谁给你的权力，让你问东问西的？”

“纳税人，你的薪水是人民给你的，我有权过问你。”

“真你妈扯淡！”

“家人在家吗？”

“不在，出去玩去了。长白山，延吉，他们三个开车去的。”

“你怎么没去？”

“我要上班，这还用问吗？”

他没做反应，问有烟灰缸吗。我说没有。他想想，把烟塞回烟盒。

我却给张队一支烟，让他随便弹烟灰。“你有七天年假。”高文打开我的档案，说，“你完全可以一起去。”

“我不想去，行吗？”我自己也点上一支烟，“打听这个有意思吗？”

“没意思，”他说，“我的工作。”

我笑了，我不怪他，他的职责就是站在警察的对立面，也就是一份糊口的工作。算了，都不容易，我尽量配合他：“我和我老婆闹离婚，俩老人不希望我们离，就带她出去玩了，也让我静一静。”

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不知道，说是我同意不离婚，他们才肯回来。”

“所以你就在值班期间酗酒？”

“就昨天一回。”

“喝了多少？”

“一斤。不到两斤。加上五瓶啤酒。”

“酒量够大的，和谁喝的？”

“自己，老板打烊后陪我喝了点儿。”

“你经常在工作时间内酗酒吗？”

“就昨天一回！”

“走个程序，请把你的枪和子弹交出来。”

“这不是走程序的事。”

“好，我就是下你的枪！可以吗？”

“枪还在，子弹被我妈收走了。”

他审视着我：“被你妈收走了？”

“是，她怕我杀人。”

他眯着眼睛看我：“你想杀谁？”

“你不需要知道。”

“我有权调查你。”

“我也在警校读了三年，和你一样的学历。”我有些许反抗了，“杀人犯法，随便想想，想什么都不犯法。”

他使用对讲机，原来楼下还有一伙人。他们上来翻查屋里每一个角落。高文与我互相盯着不说话，一刻钟后他们空手归来，对他摇摇头。他合上笔记本，抬头问我：“那么，你和你老婆离婚的原因是什么？”

“我们没离呢。”

“你们要离婚的原因是什么？”

“我操你妈！”

3

我明白，就算我不骂他，我也当不了警察了。我的罪名是在岗时酗酒并酒后驾车，而且开的还是警车。张队保我没上警员法庭，然而一轮又一轮的谈话，局长往下起码十五个领导，一个一个单聊，审嫌疑人也就这个程度了。

内部处理，即日起欧阳楠同志撤销一切职务。一切，可我他妈的就一个职务！

我摘掉警徽，脱掉警服，他们还跟我要夏装。我把家翻了个遍，也没见着子弹，我把找到的物件连同枪一起还回去。这枪我只开过两次，打死过一个人。那回也是张队争取，将“击中后当场毙命”改为“击中后歹徒继续逃跑，因流血过多而亡”。

星期天，我去局里收拾了一下东西，那天人少，其实就我一个。之后我在家睡了三天，每次醒来都是在洗脸刷牙时才想起来，我已经被扒皮了。我要重新考虑婚姻问题和杀人计划。我要以无业的角度再想想，谁会跟我过下半辈子？

星期三，我和张队吃了个饭，他告诉我现在只是停职，他相信我会有机会立功再回来。我说：“我他妈的不干这行了，立个屁功？去公交车抓小偷？还是去火车站找票贩子？”回到家里我就想，我不该发这种小脾气，我本是奔着道歉去的。几年前就是他把我从交警调到他的支队做刑警。我却做成了这个样子。

星期四，我整理钱包，找出名片，给那个汽修经理打电话，我以为会有份新工作。那边沙哑的回应，像是马龙白兰度饰演的教父。我以前看《教父》就老在怀疑，这嗓子是不是被砂纸磨过？我学了两个月都学不像。他问我警员编号。

“我已经不是警察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，“找我的都不是。”

我告诉了他：“警号65707。”也许这五个数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

“酒驾和离岗？”他问。

“你知道的真多。”

“我帮你复职。”

“你只是汽修经理。”我提醒他。

“你不用管，酒驾十万，在岗酗酒二十万，一共三十万帮你复职。”

我左手握电话，右手把玩着他的名片，高君。我明白怎么回事了：

“你是高文的哥哥还是弟弟？”

“你不用管。”